

为精英主义 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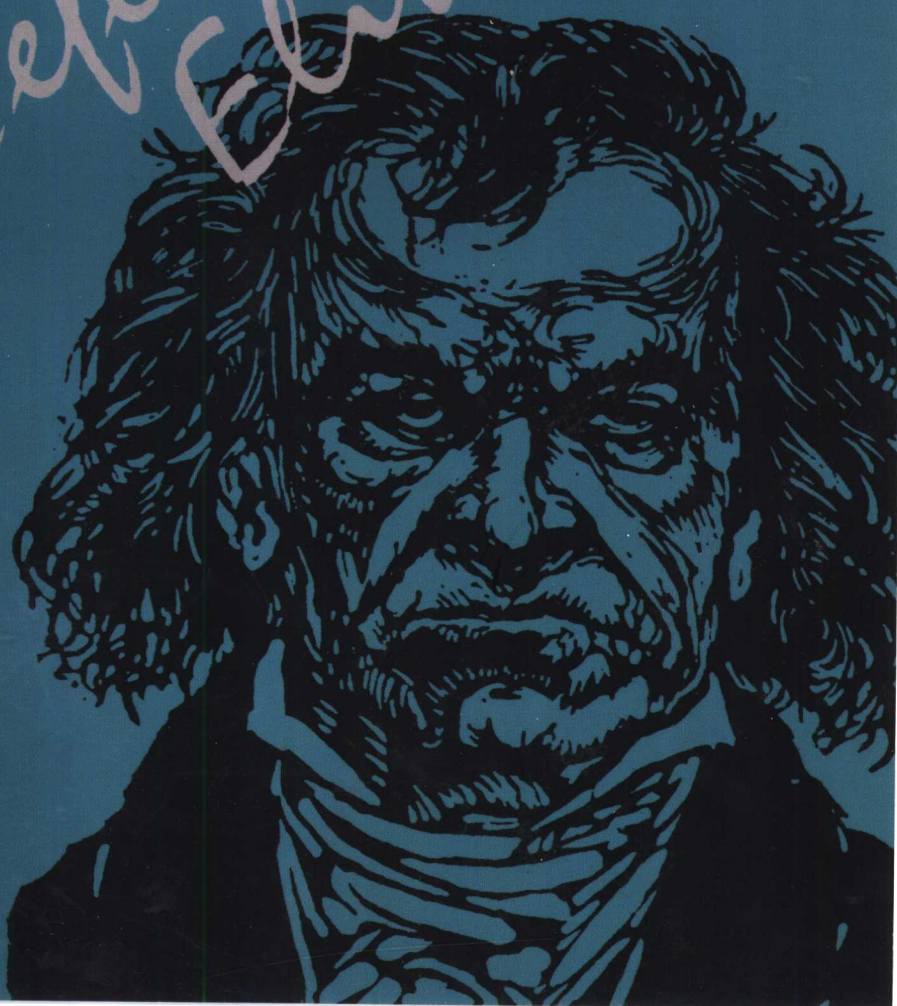
译林出版社

[美国] 威廉·亨利 著

胡利平 译



万花筒译丛





为精英主义 辩护

*In Defense of
Elitism*

[美国]威廉·亨利 著

胡利平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精英主义辩护／(美)亨利(Henry III, W. A.)著；胡利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7

(万花筒译丛)

书名原文：In Defense of Elitism

ISBN 7-80657-062-4

I. 为… II. ①亨… ②胡… III. 社会-文化-批评-美国
IV. G1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2396 号

Copyright © 1994 by William A. Henry III.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Agency, In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8-138 号

书 名 为精英主义辩护
作 者 [美]威廉·亨利
译 者 胡利平
责任编辑 李瑞华
原文出版 Doubleday, 1994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625
插 页 2
字 数 153 千
版 次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062-4/1·057
定 价 12.3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万花筒”译丛

周 宪

大千世界,精彩纷呈。“万花筒”三字,虽难以涵括,却也道出几分意思。

“万”者,数量之巨也,无穷无尽;“花”者,形形色色,各异其趣;“筒”者,乃观世界之视野。达·芬奇说得好:绘画是“教导人们学会看”。我想,“万花筒”译丛的初衷亦是如此。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早在1827年,歌德预言了“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后来,马克思进一步确证了世界的一体化,从世界市场的形成,到“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他有力地论证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这一主题在西方知识界近来非常热门。我们的地区生活和全球的联系再明显不过了。绿色和平运动的主题——“想着全球,从身边做起”——道出了全球化进程的真谛。1990年,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在其走红一时的《后现代性条件》一书中指出,假如说1500年的世界还是一个巨大的星球的话,那么从马车速度到喷气机的速度,地球明显缩小了。他把这个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过程描述为“时空凝缩”。“凝缩”反映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缩短,但它却揭开了我们用以理解世界的方式的深刻变化,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去(有时是以激进的方式)改变我们描绘世界的方式。正像“地球村”(麦克卢

汉语)这个时髦的说法所昭示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多种文化共存的全球化时代。“老死不相往来”的前现代遗风一去不复返矣;互动共存,乃是现实世界之游戏规则。遥想当年,先辈“冷眼向洋看世界”,而今,世界正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远处的事件侵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吉登斯),全球化把整个世界凝结成一个整体。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万花筒”译丛的面世,不啻是把我们和世界连接起来的又一桥梁。

晚近欧盟(EU)正在实施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也叫“万花筒计划”,旨在鼓励保留各民族的文化遗产和特色,推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理解。译林出版社巧思精构,策划这套“万花筒”译丛,不知是“英雄所见略同”的巧合,还是有意为之的践履,体现出敏锐的文化意识和深邃的交流理性。古人云:知己知彼;颠倒一下陈述更是有趣:知彼知己。换言之,了解世界进而更深入地理解自己。庄子曰,河伯顺流东行至北海,方知四海之大。“万花筒”就是让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世界之广袤,人类文化之丰富,各种想法之复杂,诸种成就之悬殊,未来之种种可能性。

我们不仅是面对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更是面对一个媒介文化的时代。或者说,全球化正是通过媒介化实现的。电子媒介和图像对传统的印刷文化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有人提出了颇有点耸人听闻的说法:数字化读物将取代传统的印刷书籍。如果真的没了书籍,这前景着实有点让人丧气。近闻美国召开了图书馆数字化的讨论会,对未来的预言着实让人在振奋中略带点儿不安。另外,晚近文化研究蔚为大观,“视觉文化”风头正健,于是有人预言:以图像为载体的视觉文化将取代以文字为载体的印刷文化。这话听来不仅让人泄气,且疑窦丛生。“万花筒”译丛一些篇目的发行业绩已表明,书籍的生命力很是顽强,读书的乐趣历久不衰。从文字上理解世界,别有一番意蕴和乐趣,图像永远无法取文字而代之。

之。于是我想,“万花筒”译丛不但推进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而且进一步提高了我们读书的乐趣,因为它向我们敞开了一条逍遥于“好书之林”的幽径。在一个把节约时间和提高效率奉为圭臬的时代,在一个图书良莠混杂的时代,如何用有限的时间来读好书,的确成为一个恼人的难题。我相信,精心遴选翻译的“万花筒”译丛,必是上乘精品,读来有所收获,有所心得。

是为序。

1999年盛夏序于古城金陵

译 序

在当今美国社会,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戒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起作用,这就是:人们的一言一行,尤其是公众人物的一言一行,要合乎政治标准(即政治上正确)。一个偶然的机,使我对这条戒律的无形存在有了切身的体会。今年年初,我和几位同仁去加州的一所大学参加有关翻译理论的研讨会。会上一位美国教授讲了一则她上小学时读过的民间故事《兔兄和柏油娃娃》。故事大意是:狡猾的狐狸想吃兔子,于是用柏油做了一个娃娃,放到兔子每天经过的路边。兔子不知娃娃是假的,兴高采烈地与娃娃打招呼,娃娃闷声不语。兔子一怒之下对娃娃施以拳脚,结果被粘在娃娃身上,动弹不得。狐狸十分得意,架柴烧火,准备为自己烹调一顿美味佳肴。兔子临危不惧,诱使狐狸相信,杀死它的最好办法是把它扔到马路对面的灌木丛中摔死。狐狸果然中计。结果兔子逃之夭夭。“可惜这个故事不能讲给现在的孩子听了。”这位教授补充说,一副遗憾的样子。周围的几位白人同事也报以苦笑。我不禁愕然。这么一个内容生动、语言诙谐的故事,何以讲不得呢?她解释说,因为柏油娃娃被视为对黑人的侮辱。换言之,这个故事不符合当今的政治标准。原来如此!看来在美国也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讲的;这里同样有语言上的禁区。

受“政治上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戒律影响最大的恐怕要数历史教学。众所周知,乔治·华盛顿是受美国人爱戴的开国元勋。然而1997年,新奥尔良市的华盛顿小学却被市教育局勒令改名,因为五年前教育局作出了一项决定,所有以“前奴隶主或其他

不尊重人人机会均等原则的人”命名的中小学校一律要改名。身为奴隶主的华盛顿自然在劫难逃；至于他是另一个时代的人这一事实，就没人去管了。课本出版商们更是如履薄冰，生怕哪个词没用对就会触雷。一部关于美国内战的课本在讲述北方赢得战争胜利时先介绍了黑人部队，然后再提到北方军队司令格兰特。得克萨斯州采用的标准课本在叙述波士顿惨案时，头号历史人物是死于这次惨案的一个黑人，而不是当时的著名政治家塞缪尔·亚当斯。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为精英主义辩护》是已故文化评论家、《时代》周刊编辑威廉·A. 亨利的遗作。他在书中论及的政治上正确、多文化论、美国少数族裔同化、平权措施和公立学校教育等问题，均是当今美国社会所面临的极为敏感的热点问题，牵动着形形色色的社会群体的神经和感情。有关这些问题的辩论早已超出理论之争的范围，它渗透到美国的社会现实中，并对美国各级政府的公共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平权措施。根据1997年底《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联合进行的一次调查，52%的美国人反对在招聘和提升方面优先考虑黑人和妇女，赞成的则只占36%。在此背景下，部分地方政府开始限制平权措施的适用范围。1996年11月，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第209号提案，禁止在大学录取中把考生所属的种族或族裔作为一项考虑的因素。提案通过后的第二年，考取加州大学的黑人和拉美族裔学生人数大幅度下降。移民政策以及美国少数族裔的同化是困扰美国社会的又一难题。不少美国人对少数族裔人数的剧增、多元文化论的盛行以及多种语言与英语并存的现象忧心忡忡，担心长此以往，传统意义上的美国是国将不国了。本书中提到的当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著的《美国的分裂》一书，可以说是这股忧患思潮的代表。1998年2月，第209号提案通过仅一年多，加利福尼亚州出于推动少数族裔

同化的考虑,又通过了第 227 号提案(又叫昂兹提案),废止在该州公立学校实行了近三十年的双语教学,改为“浸透式英语教学”。加州作为美国第一大州,它的一举一动常常预示着美国政治、社会 and 文化的动向,因此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以上两项提案的通过使美国全国上下为之震动。有关是否废除平权措施,是否有必要把英语正式定为美国国语问题的辩论趋于白热化。由此可见,本书作者威廉·亨利对美国少数族裔同化问题的忧虑,以及对平权措施所持的异议,绝非个别文人墨客的孤鸣。

《为精英主义辩护》一书不仅仅是美国当今政治生活的一面镜子,它还是美国社会、文化和教育现状的一面镜子。作者在书中猛烈抨击了弥漫于美国社会各个角落的一股降低标准、趋时俗媚之风,无论是在学校、新闻媒体、文化娱乐界还是政界。应该说,他的批评还是切中时弊的。美国公立中小学教育质量普遍欠佳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便是大学里也存在着本书作者所指出的严重问题。根据《纽约时报》的调查,从美国东北部的常春藤名牌大学,到加州和纽约州最庞大的州立大学,均为入学新生开设诸如语法、作文和几何这样的基础课补修班。截至 1995 年底,72% 的美国四年制大学办有补习班。在新闻报道方面,“优秀新闻报道”项目研究人员从事的一项调查显示,与二十年前相比,今天媒体上严肃新闻的含量大为下降;与此同时,关于社会名流、犯罪、娱乐和丑闻的报道大幅增加。我相信,不少看过美国三大电视网节目的人都会发出严肃节目何其少的感叹。随波逐流、迎合大众胃口已成了美国政界和文化娱乐界的金科玉律。面对这股“反智识的平民主义思潮”的泛滥,威廉·亨利大声疾呼,要求人们“尊重乃至敬服上级领导;崇尚成就,尤其是经过艰苦奋斗和刻苦攻读取得的成就;崇敬先人留下的遗产,特别是历史、哲学和文化遗产;服膺理性思想和科学调查;捍卫客观标准;最重要的是,要乐于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下见解:

思想有优劣之分,贡献有大小之异,成就有高低之别”。

精英主义曾在中国热过一时,很快也就冷却了。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它的命运同样不济。有一个小小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电影《泰坦尼克号》上映后,《洛杉矶时报》的影评家杜伦先生一反社会潮流,对该片颇有微词。影片导演卡梅隆勃然大怒,称杜伦是“最恶劣的狂妄自大型精英分子”,并要求《洛杉矶时报》将他解雇。显然,自己也是精英一员的卡梅隆先生把精英一词视作贬义。前几年,美国有个州的教育局想找几位得过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参与编写中小学的物理课本,后来因为担心这样做精英味道太浓而作罢。仔细想来,精英主义在当代社会里遭受冷遇乃至非难并不难理解。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是民主和平等。民主也好,平等也好,均带有强烈的大众色彩;而精英顾名思义只能是社会中的一小部分成员。社会精英因此永远是一个孤独的群体。精英文化的曲高和寡造成了它在一个崇尚民主和平等的社会中的尴尬境遇。其实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完全没有必要把民主与精英主义对立起来。民主不等于牺牲标准,平等不等于否认差异。一个牺牲标准、否认差异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何谓精英主义?说白了,精英主义就是在各行各业里提倡我们过去常说的“向高标准看齐”。向高标准看齐的前提是必须承认并尊重高标准,承认并尊重那些靠自己的才智和奋斗达到这一标准的社会成员。这样的精英主义又有什么错呢?只要精英阶层能够源源不断地吸收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新鲜血液,而不是作为一个狭隘封闭的特权集团,精英主义同民主和平等的精神就没有必然的冲突。因为是佼佼者,精英分子在人数上注定是少数。然而他们对社会作出的贡献远远超过他们在社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一个社会是否生机勃勃不仅取决于每个社会成员能否人尽其才,更取决于我们中间最有才华的人是否能够人尽其才。依笔者之见,美国社会之所以始终充满

活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真正存在着一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环境或机制,保证了才华横溢的人能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并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试问世界上除美国外,还有哪一个国家会允许一个外国人担任它的最具权威的外交杂志的主编?又有哪个国家会允许自己的高科技公司里有 30—40% 的外籍员工?前者是《外交季刊》,后者是硅谷。且不要说美国的几位国务卿和一位军衔最高的将军也是移民。本书作者似乎认为,在当今的美国社会,精英主义已经丧失了自己的阵地。他未免有点过于悲观。出身寒门的克林顿能够凭借自己的才智在大选中过五关斩六将当选美国总统,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和雅虎的创始人、华裔企业家杨致远能够脱颖而出,谭顿的音乐能够走进卡耐基音乐厅等事实说明,当今的美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崇尚精英的社会。

威廉·亨利先生在书中阐述的某些观点不免偏激,比如对妇女的看法。有些地方还流露出种族优越感。尽管如此,在“政治上正确”戒律盛行的今天,他能以如此酣畅的笔墨旗帜鲜明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实属难能可贵。威廉·亨利属于那种你要么对他的观点爱得要死,要么恨之入骨的作者。正因为作者不是在无病呻吟,读者掩卷后也不可能不痛不痒。爱也好,恨也罢,你不能不佩服亨利先生坦率直言的勇气。有哪位读者在读到下列文字时能不拍案叫绝呢,哪怕只能是关起门在自己家里面:

“我们中间有的人比其他入更出色,也就是说,更聪明,更勤奋,更博学,更能干,更难以取代。一些思想比其他思想更深刻;一些价值观念比其他价值观念更有生命力;一些艺术作品比其他艺术作品更具有普遍价值;一些文化比其他文化更灿烂,因而更值得学习……”

胡利平
2000 年 6 月

目 录

一	必要的谎言·····	1
二	“昔日坚持准则的好时光”·····	31
三	迷惑不解·····	57
四	为什么男人不能更像女人?·····	93
五	先天与后天·····	117
六	清晰思想的博物馆·····	137
七	诺亚方舟,女性主义小红帽, 卡拉 OK 的农民及烹调的乐趣·····	157
八	萨克斯管政治·····	183

—

必要的谎言

如今讲合作,不讲竞争。

《纽约时报》,1993年5月16日

几十年来,我一直不假思索地把我和我在民主党内的大多数自由派的朋友看做是精英分子。克林顿角逐总统期间,我方意识到,如今“精英分子”一词已成了同“种族主义分子”一样坏的贬义词,如果不是更坏的话。一旦留心观察,证据随处可见。从传播流言蜚语的小报到学术刊物,从哗众取宠的游戏节目到严肃的学术讨论,尤其是自由派或保守派人士在公开场合发表的讲话,无一不表明,对任一种精英主义的信念,以及对支撑这种信念的至关重要的价值优劣论的信仰,已被排除在温文尔雅的讨论之外。在当今玩弄辞藻的人看来,只要给对手扣上精英分子这顶帽子,就足以置对方于死地。

起初我以为,咒骂精英主义不过是多数穷人串通起来对付少数富人的一种表现。这是前者惯常的做法,尽管并不高明。嫉妒被神学界视为七大罪之一,可人们平时聊天时每每流露出妒人之意。久而久之,我终于省悟到,针对精英主义的愤怒情绪与其说是源于财产上的差异,倒不如说是源于平民主义,源于平等思潮对我视为弥足珍贵的种种智识上的甄别的藐视。这些甄别的意义就在于:尊重乃至敬服上级领导;崇尚成就,尤其是经过艰苦奋斗和刻苦攻读取得的成就;崇敬先人留下的遗产,特别是历史、哲学和文化遗产;服膺理性思想和科学调查;捍卫客观标准。最重要的是,要乐于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下见解:思想有优劣之分,贡献有大小之异,成就有高低之别。当今所谓“政治上正确”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在它的腐蚀下,人们在智识上越来越缺乏筛选和比较各种彼此竞

争的价值观念的信心。昔日人们围绕比较后得出的结论进行理智的论争。如今我们已倒退到连做比较都需要有莫大勇气,或者说,需要有反对派人士所说的迟钝(insensitivity)的地步。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逝世前不久断言,美国正在步入一个中世纪式的神秘主义和迷信崇拜的新黑暗时代。在此时代,私利、暴民政治和恐惧,而不是调查研究和自由思考,决定了人们的信念。实际情况比她担心的远为严重。精英主义与平等主义之间的论战贯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历史。两种思想在美国渊源甚深,恰恰是因为它们在欧洲源远流长。精英主义和平等主义可以说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两大相互竞争的信条,因而也成为美国特性(American identity)的源泉。目前它们之间的张力已失去平衡。不假思索、不分好坏优劣的平等主义的错误一方频频获胜。一股反智识的平民主义思潮甚嚣尘上。这使人想起十九世纪的“一无所知党”^①运动,只不过这一次是其在政治上的翻版。一无所知党运动鼓吹丑恶的土生居民保护主义,排斥一切新移民。这一次的平民主义思潮则把兼容发展到了同样的极端,颂扬所有新进观点、所有愤慨的少数族裔、所有自以为是的文化 and 所有荒唐之见,认为它们与受到谩骂的传统智慧和成就在理知上具有同样的或许是更大的分量。这种“多元文化”的修正主义有的时候也让人颇受启发,有耳目一新之感,但大多数时候却显得愚不可及,有时甚至极为有害。与此相伴的还有一种更加危险的观点,即衡量任何筛选机制是否公平的惟一标准,就是看其结果在人口统计上的平等性,而不是看其结果与现实状况的关系。

① 对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一个反对移民入境、主张采取反天主教措施的政治派别成员的贬称,因在外界询问其内部活动时总是答称一无所知(know nothing)而得名。

这种现象在大学里尤其明显。大学本来肩负着保管人类文化遗产的使命,如今却几乎完全屈从于也许可以称为“特别研究科目”的僵硬教条。这些研究科目名为学术,实为消除历史积怨服务,有时为达目的不惜有意歪曲或篡改历史,好像歪曲现实和未来还不够革新似的。不仅如此,这类研究还试图向形形色色自称是少数族裔成员者宣扬灌输一种受害者的幻想狂意识。流行的报刊杂志上已登过本书作者及多位作家撰文列举的大量这种主观臆想的事例。本书稍后还将详加论述。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这里仅举一例。试图用做大学普通文学概况课程课本的新版《希思美国文学选》,醒目地将美国印第安人的歌和西班牙水手写的诗,而不是早期英国清教徒移民留下的文字列在卷首,目的就是为了否认美国文化源于北欧。以后的章节是大量的妇女和黑人作家的作品。例如,为女性主义者喜爱的“新被发现的”女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入选的作品超过了海明威。而被收入的英国新教徒裔白人作家和犹太人作家却数量有限,不足以反映他们的全貌。该书收入了厄普代克,却没有收入奇佛。有贝娄的作品,却没有马拉默德的只言片字。不管是家住郊外的新教徒裔白人作家也好,还是身居闹市的犹太人作家也好,这些人的作品只“需”一篇即足矣。以上作家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他们是艺术家,而是因为他们是人类学的产物。个人想像和表达的观念,特别是对人数居多的种族和性别艺术家来说,完全从属于群体身分(group identity)的观念。

公立或私立的中小学校也不比大学的情形好多少。校方最关心的根本不是孩子们学习上的需要,而是那些向他们游说者的政治观点。重新排定中小学各个年级的课程现在被公然视为政治措施。有可能触犯任何有组织的“受害者”团体的观点乃至事实,均弃置不用,为的是保证每个人的平等权利。许多课程的设置,从巴